

蜡烛匠：把光明和温馨留给人间

□ 晚报记者 朱保彰

蜡烛匠,也叫蘸蜡匠,在豫东地区又叫淋蜡人,是专门从事手工制作蜡烛的人。蜡烛制作历史悠久,它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火把,原始人把脂肪或者蜡一类的东西涂在树皮或木片上,捆扎在一起,做成了照明用的火把。据记载,最早使用蜡烛的是古埃及人和古罗马人。当时的蜡烛主要用牛羊身上的脂肪做成,用于照明和祭拜等。到中世纪,蜡烛匠开始用蜂蜡造蜡烛,但由于蜂蜡量少而且昂贵,当时只有富人才用得起蜂蜡蜡烛。直到 19 世纪初,才出现用石蜡做的蜡烛。在农耕时代,蜡烛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,然而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,电灯泡取代了蜡烛,又因为机械化的蜡烛机上市,如今手工制蜡的匠人很难见到了。

制蜡靠的是心灵手巧

眼下正是农村的年集开始,琳琅满目的年货铺天盖地,然而在集市上最显眼的要数蜡烛摊子。前几天,记者在沈丘县北关年货市场上寻找现存的蜡烛匠,采访了十多个蜡烛摊子,看到的都是机器制造的蜡烛。记者在该县白集镇找到了一位蜡

烛匠,他叫高学勤,今年已经 62 岁了,还在靠手工制作蜡烛。进入高学勤的蜡烛作坊,记者看到,高学勤正忙着给蜡烛整形,大屋子里摆放着许多红蜡烛。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,高学勤很高兴,他说,制作蜡

烛靠的是心灵手巧,称自己为蜡烛匠人,他感到无比自豪。高学勤说,制作蜡烛的工艺是祖传的,他到 30 多岁才成为父亲的传承人。那时候,农村还没通电,家家户户过春节都是靠点蜡

烛守岁,制作蜡烛的人也很多,竞争也很激烈,一个村就有好几个靠制作蜡烛营生的匠人。但是,谁做的蜡烛不“流泪”,是“干碗”,谁的蜡烛就畅销。高学勤说,为了吸引客户,他还学会了制作蜡台,有砖烧的,有木制的,也有瓷器的,都是搭配着卖。高学勤介绍说,过去做烛蜡的主要原料是羊板油,辅料勾兑柏籽蜡、蜂蜡、蓖麻蜡、香精、色素等,烛芯或是插的灯芯草(用高粱顶部的皮做的)或是穿的棉绳棒儿。制作蜡烛的模子大多是自身带有香味的松柏木剖成。制烛时先将烛芯插好拉紧,合上木模,趁热灌入熬制好的蜡汁,待冷却后打开模具剪断烛芯,一支蜡烛即告成功。当然,蜡烛匠制作蜡烛的模具一排连一排,制作出来的蜡烛也是一批接一批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在的蜡烛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一体,有香味型的,有炫彩型的,也有驱虫型的,但最畅销的还是生日蜡

传统工艺无人传承

为了展示自己制作蜡烛的传统工艺,在高学勤的作坊里,他开始亲自制蜡。高学勤制作蜡烛的家当很简单,一口铁锅、一个蜂窝煤炉子,一个蘸大蜡烛用的铁桶。铁锅是用来蘸中小型蜡烛的。高学勤把石蜡放在铁锅里融化后,再加

点叫做桃红的颜料上色,这样一锅蜡水就成了。在整个制蜡的工艺中,蘸蜡的过程最关键,而且有一定的技巧性。蘸蜡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,必须有节奏地一下一下蘸,只有这样,制出来的蜡烛才会一头大一头小,坡度也是光滑的。而蘸蜡又是很枯燥的一件事,一根蜡要蘸成功,同样的动作得重复几十次。手工蜡烛比机器制作的耐用,但是烟比较大,所以人们一般买来在上坟、祭祀等室外场所使用。高学勤说,他现在制作出来的蜡烛无黑烟、不流泪、无灰尘、耐燃烧、亮度大,而且

在夏天不会变软、弯曲。谈起以后营生,高学勤感到很悲观。他说手工蜡烛比机器制作的耐用,但是如果烟处理不好,只能算是低端的蜡烛。即便现在自己的手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,但手工制作蜡烛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压力。一是机械制蜡属流水线生产,而且模具较之过去也很高端。二是电动蜡烛的出现,很受人们欢迎。电动蜡烛不仅环保节能,而且还能起到预防火灾的功能,现在城市里过春节大多都是选择电动蜡烛。自己的手艺虽然受到了人们的认可,也算上是祖传的老行当,但自己的儿女却没有人愿意接替自己,一是嫌这个活计太辛苦,二是石蜡挥发产生的烟多少对身体有些损害。但毕竟是自己经营了 30 多年的手艺,无论如何自己还要支撑下去。

“寻访周口老行当” 30

被遗忘的民国才女雷妍

提起民国才女,都会想到“南玲北梅”,张爱玲被说得太多,知晓梅娘的人也不少,但是,与她们同时代的女作家雷妍,就很少有人提及了。梅娘暮年对雷妍有过这样评说:“这个领受过西方文学精华,浸淫着祖国璀璨文化的小妇人,用无尽的柔情,只讲身边琐事,为暗如磐石的祖国、暗如磐石的家乡,送致了赤子的衷情。”并赞颂她是“出污泥而不染、傲然挺立的刘植莲”。



雷妍像



2009 年出版的《雷妍小说散文集》

1. 北平沦陷后开始小说创作,“为吃饭而艺术”

刘植莲是雷妍的本名,她 1910 年 4 月 6 日出生在北平附近昌黎县,父亲与李大钊是中学同班同学,后来在天津金融业供职。因父亲开明,雷妍从小就接受现代教育,她酷爱文学,喜欢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,更喜欢一些唯美主义作家如王尔德、梅里美和乔治·桑的小说。

在北平女子中学毕业后,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就读,进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。雷妍大学毕业后与李恩岳结婚,随丈夫去衡阳粤汉铁路工作 3 年,南方生活的种种不适,使她在第二次怀孕后,回到北平娘家。

1937 年初,卢沟桥事变发生,日军占领北平,南北交通中断,自此她和丈夫天各一方。当时,她的父亲随机关撤到云南,弟弟和小妹去

2. 其作品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热门出版物

当她稍有名声后,她的母校慕贞女中决定聘她做国文教师,她教书异常敬业,学生尊称她为“国文妈妈”。在教书之余,她也不懈地读书、写作,在北平、上海、东北和日本等地的报刊,用“雷妍”、“沙芙”、“芳田”、“刘萼”、“端木直”、“东方卉”等笔名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寓言等。

她写都市人物,文笔秀丽疏朗;写乡村故事,多用白描手法,文风质朴,与乡野环境和谐。她文

3. 离世五十七年后,《雷妍小说散文选》得以出版

新中国时期,雷妍在梅娘和赵树理等人帮助下,在《大众文艺》、《说说唱唱》等杂志,发表了取材于她家乡新生活的短篇小说《人勤地不懒》、《新生的一代》和记述北京工人解放前后不同生活境遇的中篇小说《小力笨》等新的文学作品,并写出一些支援抗美援朝的小说和剧本。这是雷妍力图表现新时代的适时之作。

她还参加了北京市大众文学研究会,成为《在北京文学工作者宣言》的百多位签名者之一。她要求参加土改,希望重新认识人生,可惜,就在她走上新的文学创作道路之际,癌症夺走了她的

生命。山西等地参加抗日斗争,雷妍只好带着 3 岁的大女儿和不满百天的二女儿,与母亲、姥姥留在日军铁蹄统治下的北平沦陷区,开始“弱女独撑逆水舟”,承受人生最痛苦的岁月磨难与煎熬。

因家中有人参加抗日,雷妍住宅遭到日军搜捕,她被带走审讯,由于她坚称父亲在老家种地,丈夫在铁路上工作,自己是回家生孩子的,才被放回。她在北平沦陷后,只能靠借贷、典当、做女红和到私人学馆任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被逼无奈,她就试着写小说,投给杂志,很快被采用并寄来了稿费。

从此,她开始尽力发挥自己多年积攒的文学才能,为稻粱谋写了一篇又一篇文章,换取稿酬。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,她既不愿写美化日伪统治的作品,又不能写揭露敌人和对敌反抗斗争的作品,只好去写一些乡村、城市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故事,这是“为吃饭而艺术”。

字简约、准确,耐人咀嚼。短短几年时间,她便成为北平,乃至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坛与梅娘齐名的女作家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,南方的张爱玲、苏青绽放出光彩,北方却渐趋式微。而雷妍便越发显示其价值,她与梅娘令萧疏的北方文苑增添了亮色。

雷妍著有中篇小说《良田》和文集《奔流》、《少女湖》、《鹿鸣》、《凤凰》等,在上世纪四十年代,相继被多家出版社出版。其中《良田》描绘了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忠、奸、恩、怨、诚、艳民风,表

生命。1952 年 6 月,雷妍带着梦想去世,年仅 42 岁。

雷妍在当今读者中几近湮没无闻,并且难纳入现代文学史家的视野。九旬高龄的梅娘,感叹她的文友雷妍走得太仓促,而文坛对她的遗忘也太过匆匆。

其实,追究雷妍被遗忘的原由,一是她盛年早逝,二是她的作品多发表于特殊时期的沦陷区。有一本纵论百余位女作家的评著《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》,上下两大卷,只用了“长于刻画传统妇女”短短八个字来概括雷妍的创作,这显然有失公允。而学者陈学勇则认为,“雷妍实在更有理由名垂现代文学史册”。

民国才女,可谓群星璀璨,但在星群中,我们



上世纪出版的雷妍作品

现北方沿海地区的乡土景色,地域色彩十分浓郁,烘托出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,发掘了淳朴农民善良的心灵和助人为乐的精神。她描摹乡村风俗图景逼真、鲜明,韵味绵绵;刻画人物,情节进展舒缓而不乏张力,笔力直追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、《呼兰河传》。

梅娘曾特意指出:“这是被当时的评论界判定为可以与赛珍珠的《大地》比并的小说,因为赛珍珠只写了中国农民的愚昧与悲惨,而《良田》却写了农民悲惨中的希望。”喜爱雷妍的读者则说,湖南有《边城》,河北有《良田》。

不应该让这一颗明亮的星辰湮没无闻。但不幸的事实是,解放后从没有再版过雷妍的作品,“文革”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无人道及这位作家,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仍少有人关注她。

值得庆幸的是,雷妍的亲朋后人和学生还记得她,他们心中珍藏着一位慈祥的母亲、尽职的师长,他们没有忘记这一位善良、美丽、文采斐然、感情丰富、爱做梦的女性。2006 年,雷妍女儿刘琤自费为母亲编选一部《四十年代女作家——雷妍小说散文选》自刊本。

直到 2009 年,一本包括《良田》在内 25 篇作品的《雷妍小说散文选》,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。这位曾经名望甚隆的女作家的作品,终于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